

Фе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六卷

中短篇小说集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刘逢祺 刘文飞 刘宗次 臧仲伦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2-1863



赌赢了

(《赌徒》插图 H.阿列克谢耶夫作 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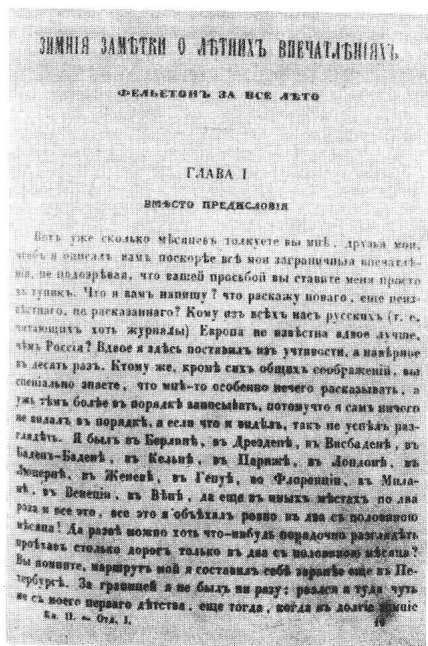
波琳娜扔钱

(《赌徒》插图 H.阿列克谢耶夫作 1930)



火车站上的一幕

(《永远的丈夫》插图 E. 萨莫基什-苏德科夫斯卡娅作 1895)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的 首页

(《时代》，1863年，第2期)

ЗАПИСКИ ИЗЪ ПОДЮЛЯ

II

НОВЪСТЬ

ПО ПОВОДУ МОЕРАГО СЕБѢГА

Когда изъ мрака заблужденья
Горячимъ словомъ убѣжденья
Я душу падшую извлекаю,
И, вся полна глубокой муки,
Ты прокала, ломая руки,
Тебя опутавшій порокъ;
Когда забывчивую совесть
Воспоминаніемъ казня,
Ты мнѣ передавала повѣсть
Всего, что было до меня,
И вдругъ, закрывъ лицо руками,
Стыдѣи и ужасомъ полна,
Ты разрывалася слезами.
Возмущена, потрясена, ...
И т. д. и т. а и т. д.

Изъ поэзіи П. А. Некрасова.

ГЛАВА I.

Въ то время мнѣ было всего двадцать четыре года. Жизнь моя была ужъ и тогда угрюмая, безпорядочная и до одичалости одинокая. Я ни съ кѣмъ не водился и даже избѣгать говорить и все болѣе и болѣе забивался въ свой уголъ. Въ должности, въ канцеляріи, я даже старался не глядѣть ни на кого, и я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замѣчалъ, что сослуживцы мои не только считали меня чужакомъ, но—все казалось мнѣ я это—будто бы смотрѣли на меня съ какимъ-то омерзѣніемъ. Мнѣ приходило въ голову: отчего это никому кромѣ меня 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смотреть на него съ омерзѣніемъ? У одного изъ нашихъ канцелярскихъ

《地下室手记》的首页

(《时世》，1864年，第4期)

目 录

一件糟糕的事 (1862) /刘逢祺 译	(1)
冬天记的夏天印象 (1863) /刘逢祺 译	(69)
地下室手记 (1864) /刘文飞 译	(167)
鳄鱼 (1865) /刘逢祺 译	(301)
[附] 编辑部前言 柳 芭 译	(349)
赌徒 (1866) /刘宗次 译	(355)
永远的丈夫 (1870) 臧仲伦 译	(533)
题解 /刘逢祺 刘文飞 刘宗次 臧仲伦 ...	(721)

件糟糕的事

这件可憎的趣事发生之际，正值我们亲爱的祖国以不可阻挡之势和天真感人的热情开始了复兴大业，她的全体英勇儿女憧憬着新的命运和新的希望。^① 那是在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冬夜，大约十一点多钟，在彼得堡区的一座漂亮的两层小楼里，三位十分可敬的先生坐在一间舒适、甚至装饰豪华的房间，正在正经而认真地谈论着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这三个人都是文职将军。他们在一张小桌旁，每人坐着一张柔软而漂亮的安乐椅，一边谈着话，一边不慌不忙、悠然自得地喝着香槟酒。酒瓶放在桌上一个银质的冷酒器里。事情是这样的，房子的主人，六十五岁的单身汉，三品文官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尼基福罗夫在他刚购买的新房子里庆祝乔迁之喜，刚好同时庆祝他的生日，而在此前他还从未庆祝过自己的生日。其实，庆祝也不过如此而已，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只请了两位客人，即尼基福罗夫过去的两位同事兼属员：一个是四品文官谢苗·伊万诺维奇·希普连科，另一个是伊万·伊里奇·普拉林斯基，也是四品文官。他们大约是在九点钟来的，先喝茶，后来开始喝

^① 这里指的是俄国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奴制改革时期。

酒，而他们知道，十一点半整必须回家。主人平生喜欢保持规律性。关于他，需要在这里交代两句：他从一个贫困的小公务员开始自己的仕途生涯，安安分分地一连干了四十五年光景。他清楚地知道，他最好能爬到什么地位，绝不敢有上天摘星星的非分之想，尽管他的肩章上已经有了两颗星星，他尤其不愿意对任何问题发表个人的意见。他也很老实，就是说，他并没有做过任何很不老实的事情；他是单身，因为他是个利己主义者；他相当不笨，但是绝不愿意显露自己的聪明；他特别不喜欢邈邈、不喜欢不整洁，不欣赏遇事兴奋，认为过分兴奋是精神上的不整洁；而到了暮年，则完全陷入了某种安逸舒适的生活和日复一日的孤寂之中。虽然他本人有时也到好人家做客，但是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就最不喜欢在家里接待客人。最近以来，如果不摆纸牌算卦，他就满足于与座钟相伴，每天整个晚上，一面坐在沙发椅里打盹，一面静静地谛听着放在壁炉架上玻璃罩里的时钟的嘀答声。他的外表非常体面，脸刮得光光净净，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小一些，保养得很好，有望长寿，而且保持着最严格的绅士风度。他的职位相当称心：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出去开开会或者签签公文。总之，他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他只有一种贪欲，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只有一种热烈的愿望，就是拥有一套自己的宅第，确切说是过阔绰生活的房子，而不是要宽敞结实。他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他在彼得堡地区物色了一套房子，就把它买了下来。的确，这地方远了点，不过这所房子带一个花园，建筑也很漂亮。新房主认为，距离远一点更好，因为他不喜欢在家里接待客人，而为了走访做客或到办公室上班，他买了一辆漂亮的双座褐色马车，两匹矫健、俊美的小马，还雇了车夫米海。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用四十年慢慢积蓄下来的钱购置的，因此，他对这一切都

感到心满意足。由于这个缘故，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在购买了宅第并搬进新居之后，平静的心灵感到特别高兴，以至邀请客人来庆贺他的生日。而关于他的生日，在以前，就是对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严格保密的。他对所邀请的客人之中的一位还别有意图。他本人占了这所房子的二层，楼下的建筑和陈设与楼上完全一样，还需要招一个住户。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就对谢苗·伊万诺维奇·希普连科打上了主意，当晚两次把话引到这个问题上，可是谢苗·伊万诺维奇对此默不作声。此人也是经过长期埋头苦干求得升迁的。他满头黑发，留着络腮胡，面部带有经常动肝火的表情；他已经结婚，是个性情乖戾，不爱出门的人，家里人都很怕他。在公职上他也很自信，清楚地知道他能升到什么地位，更了解他永远爬不上什么地位；他现在有一个很惬意的职位，而且坐得非常稳固。他虽然不无恼怒地看待已经开始实行的各种新办法，倒并不特别担心，因为他非常相信自己，同时不无嘲笑和气恼地仔细听着伊万·伊里奇·普拉林斯基对各种新问题发表的高谈阔论。其实，他们喝得都有点儿醉意，致使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也屈尊俯就普拉林斯基先生，与他就各种新制度发生了一些争论。关于普拉林斯基先生的情况，须要在这里说几句，况且他正是下边故事的主要人物。

四品文官伊万·伊里奇·普拉林斯基被人们尊为“大人”，总共不过才四个月，总之，是一个年轻的将军。就是从年龄上来说，他也还不大，大约四十三岁，绝不会再大，看样子还更年轻些，而且他愿意显得年轻一些。这是一个漂亮的、身材高大的人，他讲究衣着，爱炫耀自己服装的考究和气质；他的脖子上十分显目地挂着一枚颇有分量的勋章。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善于效仿上流社会的某些派头；作为单身汉，他梦想找一位

富有的、甚至是贵族出身的新娘。他还有许多其他的梦想，虽然他一点儿也不愚蠢。他有时高谈阔论，甚至喜欢装出议员的姿态。他出身门第好，是一位将军的儿子，娇生惯养。在娇贵的童年时期，他穿的是绫罗绸缎，接受的是贵族学校的教育，虽然他从这里没有获得多少知识，但是他在公务中却官运亨通，并且爬到文职将军等级。上司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甚至看好他的前程。他在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手下开始官场生涯，几乎一直到擢升为文职将军，可是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从来没有认为他是一个顶能干的人，并且对他从来没有寄予任何期望。但他所喜欢的是，此人出身高贵门第，并拥有家产，就是说，他有一幢颇为出色的大住宅，还有一个管家。和他沾亲带故的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除此以外，他还有一副威严的仪表。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暗自指摘他想法不着边际而又行为轻率。伊万·伊里奇自己有时觉得自己过分自尊，甚至太爱面子。奇怪的是：有时他有某种病态的羞愧感，甚至对某些事有一点儿感到懊悔。有时他酸楚地、内心隐隐作痛地承认，他爬得根本没有像他想的那么高。这时，他甚至有点儿灰心丧气，特别是当他的痔疮发作时。他把自己的生活说成是 *une existence manquée*^①，甚至不再相信（自然是自己心里）自己当议员的才能，而称自己是空谈家和好说漂亮话的人。虽则这一切无疑给他带来了许多荣誉，但是这绝不会妨碍他转眼间又趾高气扬起来，而且会更顽强、更高傲地打起精神，确信自己还能够飞黄腾达，不仅能谋到高官显宦，而且还能当上名垂青史的俄国政治家。有时，他甚至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为他立起的纪念碑。由此可见，伊万·伊里奇贪欲很强，虽然他是在内

① 法文：失意的一生。

心深处，甚至带些恐惧，隐藏着这模糊不定的幻想和希望。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好心人，甚且还有诗人的气质。近年来，他常常伴随一种痛苦的失望感。他变得特别爱生气，疑心重重，把任何一种反对意见都看做是一种侮辱。但是俄罗斯的复兴突然为他提供了远大的前程，而将军头衔更使他踌躇满志。他精神振奋，趾高气扬。他突然开始大发宏论，谈论最新鲜的题目，而这些问题是他以飞快的速度掌握到的，好像发了狂。他寻找机会讲话，跑遍了全城，在许多地方已被人们视为坚定的自由派，他对此非常高兴。就在今天晚上，他喝了四杯酒，说话就更加无所顾忌了。他想在所有问题上说服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在此前他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以前他一直尊重他，甚至凡事听从他。不知怎的，现在却认为他是一个顽固的落后分子，并且对他进行猛烈抨击。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几乎没有予以反驳，只是狡狴地听着，虽然他对谈的问题是感兴趣的。伊万·伊里奇变得兴奋起来，假想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论，此刻他不时品一口酒，喝得过勤了。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却总是拿起酒瓶，立刻把他的酒杯斟满，这一下子不知什么原因，开始冒犯了伊万·伊里奇。再加上谢苗·伊万诺维奇·希普连科在一边狡猾地一言不发，而且故意不停地露出轻蔑的笑容。伊万·伊里奇本来就特别鄙视他，而且对于他的无耻和刻薄甚至感到害怕。“他们好像把我当成了孩子！”伊万·伊里奇脑海里闪过了这个念头。

“不，到时候了，早已到时候了，”他激动地接着说道，“时间已经太晚了，而且，照我看来，仁爱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属员要仁爱，记住他们也是人。仁爱会拯救一切，使其免于灾难……”

“嘻——嘻——嘻——嘻！”从旁边传来了谢苗·伊万诺维

奇的笑声。

“可是，您何必这样责备我们，”斯捷潘终于带着亲切的微笑反驳说，“伊万·伊里奇，说实话，我一直弄不清您所说的是什么。您提出仁爱，这就意味着博爱，是吗？”

“是的，大概就算是博爱吧。我……”

“对不起，请允许我说几句。依我看，问题不单在这里。博爱永远是应该的。可改革并不仅仅以此为限。有许多问题被提了出来，这里有：农民问题，司法问题，经济问题，赎买问题，以及道德问题……这类问题是说不完的。如果一下子把所有这些问题全提出来，马上就会产生巨大的所谓的震动。我们担心的正好在此，而不单是仁爱……”

“是的，需要把事情看得深刻些。”谢苗·伊万诺维奇说。

“对此我很清楚，谢苗·伊万诺维奇，请允许我提醒您，我根本不同意在理解事物的深度上我不如您，”伊万·伊里奇尖刻而又过分严厉地说，“不过，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我也要斗胆提醒您，您对我全不理解……”

“我是不理解。”

“但是，我恰恰坚持这种观点，并且到处讲这种观点：仁爱，就是对待属下要仁爱，从官员到录事，从录事到仆役，从仆役到庄稼汉，——我认为，这个仁爱，可说是当前改革的基石，一般说也是事物更新的基石。为什么？个中自有道理。就拿三段论法来说吧：我以仁爱对待人，人们就爱我；人们爱我，对我就有信任感；人们对我有信任感，就会信赖我；人们信赖我，就会爱我……不，我要说的是，如果人们信赖我，那他们也会相信改革，可以说，他们就会理解事情的本质，可以说，他们就会在精神上拥抱起来，友好而又认真地解决一切问题。您笑什么，谢苗·伊万诺维奇？您难道不理解吗？”

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默不作声地抬起眉头；他感到惊讶。

“我觉得我有点儿喝多了，”谢苗·伊万诺维奇挖苦地说，“所以我理解力迟钝，脑子有点儿糊涂。”

伊万·伊里奇全身抽搐了一下。

“我们不能坚持到底。”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稍加思索后突然说。

“我们不能坚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伊万·伊里奇问。因为他对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突然说出的这个只言片语感到惊讶。

“是的，我们不能坚持到底。”显然，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不想再多说下去了。

“您指的是新酒和新酒袋^①吗？”伊万·伊里奇不无带点讽刺地反驳说，“不，我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此时，时钟已经敲了十一点半。

“我们坐的时间不短了，现在要走了，”谢苗·伊万诺维奇一面说，一面打算站起来。但是伊万·伊里奇抢先一步，马上从桌旁站了起来，拿起放在炉壁架上的貂皮帽。看来，他不太愉快。

“谢苗·伊万诺维奇，怎么样，您要不要考虑考虑？”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在送客人的时候说。

“是说房子的事吗？我要考虑考虑，要考虑考虑。”

“您一旦考虑定了，请尽快通知我。”

“还在谈正事吗？”普拉林斯基先生带着几分奉承的样子说

① 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2章，第22节）：“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酒袋里。如果这样，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也就都坏了……”

道，同时摆弄着手里的帽子。他觉得，他好像给忘记了。

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抬起了眉头，沉默不语，以示不想挽留客人。谢苗·伊万诺维奇便匆匆告辞了。

“好吧……如果连很简单的礼貌都不懂，那以后就请便吧……”普拉林斯基先生暗自下定决心，然后似乎满不在乎地向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伸出了手。

伊万·伊里奇在前厅穿上自己那件名贵的轻软的皮大衣，并竭力不去理会谢苗·伊万诺维奇那件旧貂皮大衣，于是两个人就下楼了。

“我们的老头子好像生气了。”伊万·伊里奇对闷声不响的谢苗·伊万诺维奇说。

“不会，他干吗要生气呢？”另一个平静而冷淡地答道。

“奴才！”伊万·伊里奇心里想道。

他们走到了台阶，谢苗·伊万诺维奇那架由一匹毫不起眼的小灰马拉着的雪橇向他驶来。

“见鬼！特里丰把我的马车弄到哪儿去了！”伊万·伊里奇没有看到自己的马车，便喊了起来。

他四处张望，看不到自己的马车。斯捷潘·尼基福罗维奇的下人对他的马车一无所知。问到谢苗·伊万诺维奇的车夫瓦尔拉姆，得到的回答是：特里丰一直待在这儿，马车也停在这儿，可是现在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真是一件糟糕的事！”希普连科说，“要不要我送您回家去？”

“这个下流坯！”普拉林斯基愤怒地叫喊起来，“这个下流坯，他求我让他去参加一个婚礼，就在这儿的彼得堡区附近，他认得的一个什么女人要出嫁。我说死了不准他离开这里。现在我敢打赌，他准是到那儿去了。”